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第十九號

金鋼鑽

農髯題

社址 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

廣告刊例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二元中縫分三段每期每段洋七元二角 「二等」按幅分格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

資驗保腎固精丸

從生理學病理學而發明的唯一補劑，經醫院化驗官廳備案，其靈驗舉世無敵，今人身體虛弱百病叢生，探其原因，多由思勞過度心腎不調所致，更有因斵喪及色慾而成腎虧者，敝社痌瘝在抱，發行此丸，功能調和心腎，補養氣血，凡男子無論青年老年，如有身體虛弱，心腎不交，夜不安眠，遺精盜汗，腎虛早泄，頭暈耳鳴，精神恍惚，腰酸脚軟，飲食無味等症，均能藥到全愈，神妙之至，婦女經期不調赤白帶下，亦立服立效，自民國五年發行迄今，風行遐邇，有口皆碑，公立上海醫院化驗，縣公署及農商部備案，總商會賽會皆予嘉奬，[illegible]性純良，功效偉大，誠非尋常可比，用特廣告，務望全國[illegible]外閱報諸君注意之，

價目 每盒一元，每打十一元，倘就近無從購買，可直向上海望平街時事新報館隔壁弄內函購，寄費免加，郵票通用，以表優待

經售 會社 本埠經售處 英大馬路永安公司 四馬路五洲藥房 四馬路太和藥房 四馬路中英藥房 法大馬路老仁濟藥房 西新橋街濟華堂 新增南洋巴達維亞經理處振林公司

全國各埠藥房均有 愛華製藥

梨花雜誌徵文

鄙人創辦梨花雜誌一種以研究劇學爲宗旨刻正在進行籌備中海內評劇巨子務望惠賜佳作爲本雜誌光寵不勝欣幸之至如經取錄當備薄酬聊答雅意另附門類如下（一）照片（甲）特別（乙）普通（丙）臉譜（一）劇談（甲）舊劇（京崑漢徽及雜曲附）（乙）新戲（丙）影戲（一）名伶小史（甲）傳（乙）軼事（丙）趣聞（一）劇本（甲）舊戲秘本（乙）新編歌劇（丙）時事劇本（丁）短幕新劇本（注重創作或名人短篇譯本亦可）（一）票房紀錄（甲）小傳（乙）軼事（一）雜俎（甲）三十年伶界變遷史（乙）伶界大事紀（丙）內行術語（丁）行頭名稱（戊）短篇（已）筆記（以上二則亦必關於伶人之作）

稿暫寄垃圾橋北阿拉白司脫路鈞和里遠東書局籌備處

主編者鄭醒民啓

天台山農主任

小說新報

第八年第五期出版了

特殊大贈品

定全年洋四元贈代金劵二元 半年二元二角贈代金劵一元

內務部化驗 農商部註冊

袁製 痛瘋骨痛露 大洋六角 專治風濕痛瘋、骨節痠痛、一切筋骨痠痛等症、

近多做冒 務要認明 金鷄商標

袁製 解毒止痛露 大洋七角 此露清濕熱、除血毒、治花柳一切疑難毒症、取效如神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發行 各埠均有寄售函購款到即寄

雙十商標

國貨牙刷

質料堅固 式樣時新 經久耐用 人人歡迎 定價低廉 批發克己

上海模範工廠露佈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國產天廚味精

「味精」在化學上原名哥爾登酸鈉（即鮮之元素）係著名化學師吳蘊初氏潛心研究、乃得其製法、純從麥類提取菁華、質既素淨、味極鮮美、爲調味所必需、裝潢美麗、可作餽贈禮品、攜帶輕便、旅行者尤屬相宜、發行以來、頗受社會歡迎、推爲國貨之明星、本埠各大南貨舖食物店均有經售、取值甚廉、愛國諸君盍購試嘗

收回空瓶

上海天廚味精廠啓

大每只洋五分 中每只洋四分 小每只洋二分五

製造廠 盧家灣新橋浜南首

總發行所 英界福建路四二五號張崇新醬園內

▲浙江路清和坊華豐印刷鑄字所代印▼

全國小說名家專集

本集特請嚴芙孫君編撰內容專載全國小說名家王鈍根王西神包天笑江紅蕉李涵秋何海鳴沈禹鐘周瘦鵑胡寄塵馬二先生海上漱石生海上說夢人施濟羣姚民哀畢倚虹徐卓呆徐枕亞范烟橋貢少芹許指嚴許廑父程瞻廬程小青張枕綠張舍我張碧梧惲鐵樵趙苕狂劉豁公嚴獨鶴嚴芙孫[illegible]等所載材料俱[illegible]讀小說諸君欲詳知若干無從探索者有此一書不啻將全國名家[illegible]堂一一介紹與讀者相見讀者之快慰可知本書卷首又將以上全國名家信札中之親筆手跡一一製成[illegible]從未見過本書之價值自不待言銅版插畫精印五頁選材精嚴令人奪目封面由鈍根題眉丁悚書文入之[illegible]意落筆都臻神妙讀者備此一書此後再讀小說時必與諸名家之情感更進一層矣全書精裝一冊實售大洋六角外埠函購郵費九折計算如購一冊請寄郵票六十八分如欲掛號乞加郵票五分來函掛號爲妥初版書印無多欲購從速上海北站升順里二十號雲軒出版部獨家發行別處概無分售 注意此外別處概無分售

壺叟潤格

寓開封路永芳里第一弄一家

潤筆先惠定期取件

壺叟素以畫名海內而尤善指畫運筆古逸渾似青藤石濤流壬戌棄筆遊滬求者踵接爰爲訂潤格如左籍以助其遊興同好者幸毋吝焉

花卉 松 竹

堂幅 三尺八洋每加一尺加四洋

屏條 視堂幅減半

扇冊 每件三洋

人物山水視花卉松竹倍之 指畫加半 點品面議

壬戌五月望 吳昌碩 王一亭 同訂

農髯 獨鶴 陸澹盦 施濟羣 陸思安 介紹

上海游民工廠基金還本債券

第壹奬三萬元

十月三十日開彩

購請從速

帆船商標 立退脚腫丸

子褒題

治脚腫最有神效

發售多年、治愈者不下數萬餘人、

脚腫一症、初起不甚痛苦、酸軟麻木、步履艱難、晨起稍安、至晚較烈、日久不治、漸乃上及胸腹、氣喘脹悶、神志糢糊、甚者即起厥逆、此乃邪竄心包、勢極危險、故患者必須及早醫治、惟市中所售各藥、奏效甚微、濟羣製藥社主人有鑒于此、發明帆船商標立退脚腫丸一種、患者如法吞服、三日後立見奇效、一切詳載仿單、

每盒售大洋六角、外埠加寄費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蔡陽弄東首濟羣製藥社

分售處 英界四馬路世界書局信托部 法界大世界北首濟華堂大藥房 城內城隍廟對門寶豐煙紙號

全毛緯巾

本廠應時出品不惜巨資採辦上等北地羊毛聘請專門技師監製麒麟牌商標各色男女緯巾物質精良定價克己倘荷各界訂購交貨迅速備極歡迎

乾興工廠總發行所 二馬路石路東首〇字九十三號 電話中央一千五百三十七號

三元牌白蘭地酒

三元牌白蘭地酒爲法國都南名廠製釀久已盛行歐洲現時裝瓶者均是十餘年之陳酒味和氣香與衆不同誠爲最上品之佳釀也

上海愛多亞路四十五號法商吉利洋行

繪圖自由花範

李涵秋先生將近絕筆之傑作

▲不可不讀▼

本書係涵秋生前傑作○叙述新社會婚姻問題○痴男怨女○誤解自由○天賜良緣○波折橫生○演出暗殺自盡及種種不可思議之怪劇○情節曲折○引人入深○喜笑怒罵○耐人尋味○描寫家庭風流之醜史○拆穿社會齷齪之黑幕○是社會小說之霸王○排憂消愁之妙品○全書廿二萬言○洋洋大觀○分訂四厚冊○附送書盒一只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實售一元零五分 外加寄費一角

▲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發行

各省分局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發售

火爐

新由美國運來大小新式火爐數十餘種購者從速價可便宜電費二五折又可租用各種新式電燈泡價特克己請惠顧諸君早臨試之

大馬路大中華電器公司啓

電話五千一百念號

請看 程瞻廬先生傑作

原諒

吳門程瞻廬先生所作各種小說。久爲各界所稱許。原諒一書。乃係先生精心結構之作。曩曾刊載新聞報快活林內。稿纔刊竣。讀者即紛紛要求發行單本。現已出版。全書約二萬餘言。精裝一冊。書中述一女學生。幾受拆白黨之誘惑。幸懸崖勒馬。未曾失足。卒與一多情人成爲眷屬。先生以醒豁之筆。述纏綿之事。滑稽處妙緒環生。令人噴飯。言情處旖旎溫馨。令人心醉。誠不可不讀之佳作也。封面係謝之光先生所繪時裝美女。用三色版精印。嬌豔無匹。每冊定價大洋四角。零售六折。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本埠經售處 四馬路中市世界書局

外埠函購請逕寄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本報社

可也郵票通用寄費不加

天台山農鬻書直例

楹聯 三尺二元二 四尺三元三 五尺四元四 六尺五元五 七尺七元七 八尺八元八 一丈十一元 丈二疋十三元二 長聯加半 龍門倍 來文加半 長跋倍 二行雙倍

屏條 三尺一元一 四尺二元二 五尺三元三 六尺四元四 七尺六元六 八尺七元七 一丈九元九 均以每條計四行加半五行倍 坑屏同直

中堂 三尺三元三 四尺四元四 五尺五元五 六尺六元六 七尺八元八 八尺九元九 一丈十二元一 三尺三行四尺四行餘類推 立軸同直

橫幅 半幅如屏條例 整幅如中堂例

卷冊 每方尺三元三 尺外倍

扇葉 二元二 式大者加半

名刺 一元一 楷片倍 字過小不書

書眉 二元二 不正當書不題

匾額 每字一尺二元二 二尺五元五 三尺十一元

壽屏 四尺二十二元 五尺四十四元 每條五尺五元五 六尺六元六 七尺七元七 八尺八元八 餘遞加

碑銘墓誌等件每百字五十五元

隸篆加倍 行書減半 蠟箋加半 金箋綾絹點品均倍

凡書紙者以尺寸計每字五寸一元一

劣紙不書 黃紙不書 立索不書 直不如例不書 先惠後書

梅蘭芳与曹錕

（澹盦）

曹錕在北京登台、國民倒有一大半是不贊成的、上海的報界、尤爲反對、你一句、我一句、冷嘲熱諷、連篇累牘、就是我們這張金鋼鑽報上、也曾和他開過幾回玩笑、他倘然看見了上海的報紙、一定要十分氣惱、怎奈上海這塊地方、不在他勢力範圍之內、所以他也無可如何、只得假作癡聾、笑罵由他笑罵了、

梅蘭芳到上海登台、歡喜看戲的人、倒有一大半是贊成的、就是上海的各種報紙、也大半都登着他的消息和劇評、多少總得恭維他幾句、可見得報界中人、也都很贊成他了、我也不管這種贊成、是否出於本心、但是從表面上看起來、總覺得是表示出十二分的好意、和對待曹老三的態度、恰巧成了一個反比例、

政治舞台和演劇的舞台、本來也差不多、曹老三雖然硬着要做政治舞台上的檯柱子、其實他的玩意兒、實在不興、配角又非常蹩脚、怎能叫人家不喝倒采呢、梅蘭芳的色藝、確有些勝人的地方、在舞台也的確算得是名角、那就無怪人家要贊成他了、

我想曹老三要是有了梅蘭芳這種魔力、還怕南北不統一嗎、那裏還用得着吳長子說什麼武力統一呢、曹老三呀、你何不把尿鬚照一照、照照你自己的面孔可有梅蘭芳那樣標緻嗎、倘然沒有、怎能叫台下的人來捧你呢、想想嗎?你不配!

記某報之內訌

（齊耳）

某小報近日大起內訌、彼所奉爲檯柱之某公子某山人、相率脫離、內訌之原因、頗爲複雜、其導火線則梅蘭芳也、梅氏與某公子、曩以一雞之遺、感情甚佳、此次梅氏蒞滬、某公子欲大捧之、某山人者、素視公子意旨爲轉移、因作「迎梅曲」一首、付之某報、不意某報主者某傖、忽屏不與刊、山人質問之、傖曰、社友對梅氏、贊成者半、反對者亦半、我今不作左右袒、須俟梅氏到滬、觀其對待本報之情意如何、再定宗旨、山人怒曰、是竹槓主義也、我稿必付刊、不則請從此辭、傖曰、付刊亦可、惟不得用「迎梅曲」三字、山人不可、兩人相持不下、訴之某公子公子亟爲排解、請以詩之首句爲題、傖首肯、山人殊不懌、重違公子意、勉諾之、卽某報第五七〇號所刊「遲遲復遲遲」一詩也、初、山人每與人開筆戰、傖得其稿、輒洩名對方、故山人稿出、對方之稿亦出、山人固已憾之矣、至是益不滿於傖、訴之某公子、某公子亦心惡其人、然猶忍之不遽發也、會公子將謀北歸、作留別詩二絕、付刊某報、傖忽囑某翁作歪詩賽其後、語多揶揄、又公子女弟子作一詩、公子送某報、囑爲刊載、某翁又跋其後、調謔綦虐、報未出、公子知之、亟戒傖勿登、傖諾之、翌日、忽刊出、公子閱報、怒不可遏、立招某傖至、拍案大罵、詬辱萬端、（濟公註、由此觀之、脚編輯固不易作也）、至斥爲衣冠禽獸、（濟公註、罵得的當）、傖僞促萬狀、倘齷齪與公子辯曰、此稿昨已示君、君謂『不要緊』、是以付刊、安得責我耶、（其實公子所言、乃『不要登』耳、傖耳非聾、此特遁辭也）、公子益怒、遽揮之門外、詰旦、傖趨公子所、脅肩作態、向之索稿、公子誓曰、後此我更以一字遺若報者、非人也、傖始大窘、往求某山人爲緩頰、山人念前誓、亦置不理、翌日、傖更以某報館名義、宴公子於某所、公子不去、於是傖技窮、知公子之意卒不可轉、卽嗾某翁爲文斥公子、語極尖刻、至譏其不如一手民、公子旣與某報絕、擬別組一小報、與某報敵、嗣又覺其困難、輾轉未決、會某律師在側、欲收漁人之利、卽進言公子、請以所著刊小某報、小某報者、固某律師所編輯者也、公子諾之、於是公子之稿、乃盡披露於小某報矣、某山人亦連帶脫離、不復爲某報撰稿、軒然大波、至此始告一小結束、神耳曰、某公子初來滬時、聲譽藉甚、人多尊而敬之、某山人亦以詩文鳴、爲時推重、嗣忽加入某報、爲某傖所利用、日著謾罵之文、刊之報端、由是聲譽日落、寖至身爲怨府、余甚惜之、今公子與山人、能毅然與某報絕、不可謂非公子山人之幸矣、神耳又曰、公子與山人、所以助某報者至矣、一旦脫離、某傖卽於報端罵之、反面無情若此、眞所謂小人之尤者也、公子與山人、今當憬然悟矣、或謂公子素無恆、不能堅持、異日必仍與某傖合、誠如是也、則公子之爲公子、將不値一文、余甚願公子一雪此恥、毋爲或人之言所中也、

希代之寶　莫能計直　泡鳴題

也是和枕綠的調

（落霞）

孤燈如豆□雲烟、爲作妙文不愛眠、□時成火冒眼、一篇傳出解問天、□常人不懂輸靑意、才子有緣受白憐、樓外高樓何處是、欲充篇幅登詩肩、

「註」首聯言枕綠編報作詩之蓄惱也、三句言得句之難、四句指示常人、言如欲解者、可以問天、蓋天固曉得做詩之佳處也、第五句言常人不受抬舉、不識枕綠之靑意也、第六句才子指枕綠、上期本報某君非常憐枕綠、蓋有緣者也、白字則對靑字而發、或不便宜貨之類耳、結句言枕綠作詩本意、蓋非在樓外樓也、

林屋無恒

（水春）

阿拉做了一張者的表、把南北的著名捧角先生、搜羅淨羅、但是內中却缺少一個專門捧角的十世儒醫林屋山人步章五先生、我看了不怪、去問阿拉、阿拉說道、林屋山人捧的角、要算得最多了、但是他一點沒有常心、今天捧這個、明天又捧那個、今天罵的、明天忽然捧了、明天捧的、後天又忽然罵起來了、所以他捧了三四年的角、不論在那裏、總得不到一個「的」字的資格、近來和羅癭公搶做好老、又遭失敗、敎我怎樣把他列在表上呢、我道、原來如此、古人說得好、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林屋旣作巫、又作醫、怎樣可以沒有恆心呢、

闢謠

（記者）

近有妒嫉本報者、在外散播謠言、謂本報發生內訌、內部業已分裂云云、聞之不特可噱、抑且笑、本報同人、均係志同道合之好友、團結力非常堅固、況近來銷數日增、營業發達、正擬力求完美、以副閱者之雅意、決無內訌分裂之事、愛閱本報諸君、幸勿輕信浮言爲禱、

集錦小說

江南大俠

（十四）（寄塵）

他們正在躊躇不決的當兒、忽見百步之外、飛快的來了一輛小車、車上坐着一人、英士眼快、早見那人正是華又生、喜得直跳起來、又生見了他們、也是驚喜交集、英士道、又生、你怎麼曉得到此地來的呢、又生道、我自從那天和王獨分手以後、所經歷的種種情形、一時也不能說盡、今天在家裏、正苦得不着你們消息、不知吉凶如何、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你們都在這裏、叫我快來迎接、還要帶一輛小車、不知是何原故、然而又不曉得電話是那裏來的、無從根問、只得行若無事的姑且跑了來、不料果然在此、眞是出乎意外了、王獨道、不必多講廢話、現在既有車在此、我們就把這人載了回去再講罷、英士道、我看還是先往大盛里去一趟、一則此人旣係孫氏之僕、應當把他送回去、好生調養、免得他家裏人擔憂、二則也去看看那面的情形、近來可曾有什麼意外的變動、王獨也很贊成、於是一行人遂齊往大盛里來、徐仲容接着、自有一番勞慰不必細述、又生又把怎樣到梨痕路察訪、怎樣遇着江南大俠、不知不覺、被他將刀插在自己懷中的話、說了一遍、接着又從身邊摸出一張字條道、這是前天江南大俠刺死孫碧英時候留下的、你們照這上面的話、究竟眞僞如何、英士等聽說、急忙接過去大家同看、字條上說、

吾之刺殺徐偉臣、爲國除姦、正逢彼伯蹈隙內進、行此不端之事、更欲囊括貲財、惡毒已極、不知者且將以姦盜誣吾、吾素以除惡爲職志、勢不能負重罪、此賊本欲致其死命、姑留餘氣、以待辦此案者之質供、藉破餘黨、倘此賊幸而早甦、則東萊路靑萍里華安旅館十二號房中、有一古董客自署南茗狂生者、頗知其詳、試一詢之、便可得此案眞相矣、江南大俠（以下請茗狂續）

體虛

白濁丸

身體虛弱之人用慾過度腎關不固初起點滴久則旺流若不早治年久不止病因體虛精傷故有淋濁之患每日所流白濁卽人之精血夜時流出名曰遺精日中流出名曰白濁此皆不出乎腎虧之範圍本堂生因窮於斯研究極靈極妥之良方名曰體虛白濁丸以止白濁並服滋陰固腎丸使愈斷根永不復發每盒一元雙料二元每料六盒五元無論十年八年之老白濁服之疼癒斷根。如患花柳白濁另服立愈白濁丸珠黃化毒丸價目同上。外埠函購郵寄安速寄費加一。上海三馬路大舞台東首德和製藥公司程鳳生醫生秘製

寒雲　林屋　鈍根　豁公　合編

心聲

第十九期今日出版　每册售洋三角　總發行所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諸君愛戴羅克眼鏡　請至遠東眼鏡公司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電話中央七四六四

百奇人傳

（濟盦）

銀蝶兒（續）

踰年、生叔以疾歿、負債鉅、索者麕集、貨其肆以償、猶不足、債主都豪家、故暴橫、竟逐生若妻子出、沒其資產、洎至服御器用玩好之屬、悉掠奪以去、生挈妻子居逆旅、窮無所歸、謀南旋、苦乏資斧、皇然不知爲計、偶外出、遇銀蝶兒市上、生衣敝、隉而以過、陽爲未睹者、女遽趨與語、挾生俱歸、叩其所苦、生淒然以實告、女亦歎息、瞰其母佗出、潛出篋中百金、納生懷中曰、君無一藝長、久居此、何以爲生、今得金、不如南也、生謝曰、若母愛銖錙、篋中金有籍可稽、一旦失百金、必窮究詰、則若且殆矣、我雖困、當別爲謀、毋以我故累若、女曰、不然、母失金、或怒笞我、然金由我得、不忍毒我也、卽毒、我亦甘之、君不得金、終困異地矣、事當權重輕、勿爲我計也、生執不可、女大恚、突出利刃示生曰、君拒我金不取、是辱我也、辱我不如死、君終不取、我死君前矣、語已、卽自擬其吭、生大駭、納其金、泣下不可止、女急揮之去、生遂趨出、（未完）

聽詞雜談

（梅花館主）

本報濟公大可濟盦諸公、屢徵文於予、予性稽懶、愧無以報、日來閒居無俚、輒邀朋輩觀劇於歌場、因將見聞所得、記付本報、不敢云評、聊以塞責、

畹華在京劇界旦角中、確爲空前之人材、五次來滬、均留盛譽、其藝其色、蓋可想見、此次南來、搭配少一楊小樓、一般捧梅諸君、咸爲其擔憂、余則以爲菊朋之聲望雖不敵小樓、而叫座之能力、却有過於小樓者在、蓋小樓之藝、在內家觀之、誠知其爲至高至妙、在外行觀之、則亦不過一普通之武生而已、況畹華南來、小樓必與之偕、滬人士之見過小樓者、殆已十之八九、若此次偕來、於叫座一層、未必能有如許之把握、轉不如以言易楊之爲愈、好在菊朋自有能耐、頭角初露、大足驚人、吾正爲畹華慶得人、又何勞諸君之憂心蹙額爲哉、

菊朋之藝、純宗英秀、臺步作派、與叔岩無相上下、而嗓音清亮過之、余曾觀其演南天門八義圖兩齣、穩健老練、恰到好處、某君謂叔岩以求工而工、余則謂菊朋以不求工而工、質之某君、以爲然否、

學譚易、學汪難、蓋譚可以努而能、而汪不可以學而致、試觀今之號稱譚派者、幾何人、而汪之傳人、則僅僅王鳳卿一人、由是足徵學汪之難、而知鳳卿之藝之可貴也、取成都一劇、爲汪氏絕唱、鳳卿傳其衣鉢、音容聲調、自能神似、余昨觀其演此、覺聲容並茂、異常賣力、唱則忽高忽下、舒卷自如、音調鏗鏘、戛然獨造、久聽柔婉靡曼之音、忽聆此淵淵金石之聲、耳管爲之一新、故吾嘗謂與其聽不三不四之譚派戲、毋甯聽汪氏眞傳之爲愈也、

五贈王莊

（警狂）

芳蘭竟體說梅郎。各界人咸一片忙。怪道舞臺生意好。居然么二盡觀場。（見本月八日小申報一席話）。

王莊詞典忒奇談。夾二何妨更夾三。一笑宋朝邵康節。范陽忽地在河南。（邵先生康節。范陽人。范陽在今直隸大興宛平涿州等處。王莊先生謂爲河南人。謬矣。見本月九日小申報一席話）。

論某報之內訌

（平心）

歐陽永叔朋黨論、謂君子有朋、小人無朋、蓋君子所守者道義、故同心共濟、終始如一、小人所好者祿利、故利盡交疏、反相賊害、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然余猶以爲未盡然者、蓋君子與君子、同而不黨、固無論已、若小人與小人、其始雖亦膠漆、其終不免水火者、不可謂非小人之中、絕無君子其人也、蓋其始也誘於甘言、惑於厚利、同流合污、忘其所以、及其終也、平日之氣、有時來復、急流勇退、羞與爲伍、我人於此、固當念其遷善之勇、而不當責其已往之咎也、此次某公子與某山人脫離某小報一事、神耳君已詳記之、余觀於此、不禁深佩某公子與某山人之見機而作、而痛恨某小報蟹脚記者之冥頑不靈也、某公子家世顯赫、文采卓犖、儼諸古人、當與陳思王並論、是以蒞滬之初、無論識與不識、爭欲一見顏色、其聲譽之隆、可以想見、自爲某小報羅致以後、不特文章毫無價值、卽名譽亦大墮落、我人對之、固嘗深致其愛惜也、某山人術擅岐黃、詩宗李杜、且又熟於都門掌故、固亦阮元瑜劉公幹之儔、徒以某公子之關係、聯翩加入某小報、於是社會對之、攻擊備至、未始非某小報貽之也、此次能與某公子幡然悔悟、一致脫離、吾知來日之社會、仍當愛之重之、尊而敬之、而奉以爲詞壇祭酒焉、或曰、某公子與某山人、年來文字、皆藉某報以爲發表、今一旦脫離、如魚失水、不將索之枯魚之肆乎、余曰、此無慮也、某小報發行之初、每期銷數、僅百餘份、自得某公子與某山人加入、報紙銷數、始見發達、故就事實上論之、實某小報有仰於某公子某山人、而非某公子某山人有仰於某小報也、今某公子某山人脫離某小報後、爲二君計、或合出一報、以二君聲譽之盛、文字之佳、號召能力、必不在某小報蟹脚記者之下、我知他日出版以後、風行一時、可以預卜、又或投稿各報、我知各報記者、傾慕已久、行見索稿之人、紛至沓來、兩君之門、戶限爲穿、兩君又何慮無盤旋之地耶、所可慮者、某公子某山人志氣薄弱、不能持久、而某小報蟹脚記者、又復巧言令色、多方說合、於是向之割席而去者、後仍不免移樽而來、從此某公子與某山人、將爲某小報蟹脚記者僭之傀儡之間、玩之掌股之上、而人格亦永無回復之期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

生春雲樓雜錄

（大可）

宋時杭州吉祥寺牡丹、密州南禪資福兩寺芍藥、均稱盛絕、東坡詩中嘗詠及之、今吉祥寺已鮮知者、南禪資福不知更存否也、

少陵漫興詩、竹坨云、當是漫與之誤、然不知其所本、頃讀東坡詩有云、還來子美瘦、正坐作詩苦、袖手焚筆硯、淸篇眞漫與、始知竹坨乃據此也、

元修菜本名巢菜、巢元修嗜之、遂易今名、東坡有詩賦之、所謂彼美君家菜者是也、

軟脚、病名、亦飲名、大唐稗疑云、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錢三百千、

楊梅有紅白兩種、今所見者祗紅楊梅、均見東坡詩、

東坡簡陳季常云、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手落心茫然、注者謂季常妻柳氏悍妒、每季常設客、有聲妓、柳氏以杖擊照壁大呼、客爲散去、於是後人遂以懼內爲季常癖、然觀東坡岐亭詩云、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柳氏誠妒、安能有紅頰兒耶、且方山子傳云、妻子奴婢、蕭然有自得之色、此又悍者所能堪乎、

請小說家效法

（梅逸）

吾吳有名校書吟香者、楚楚可人、通文墨、又愛讀小說、瘦鵑來吳、一見甚契、及返滬瀆、卽以月痕兩冊、郵達其妝閣、眠雲知之、亦以所輯之星光小說集爲貽、夫文人之於箸述、嘔心良苦、然若經美人兒香口細誦、纖手撫摩、則有足以自慰者、寄語諸小說家、有願慰其嘔心之苦否、則瘦鵑眠雲可法也、

特別啓事

本報餘興欄之「一字對」、業已登載完畢、閱者所對之聯、當於下期發表、贈品亦分別宣佈、務請注意、

奈何天

（十九）（吳門程瞻廬著）

說時、惡狠狠的瞅了老先生一眼、又把彈簧式的頭、扭這幾扭、等着老先生的答覆、老先生受了這悶氣、一時說不出話、轉是王氏把方才阿三的話、告訴了嫂子、二嫂嫂恍然明白、我原來錯怪了人、王氏又問阿三道、後來便怎麼樣、阿三道、大先生看得心滿意足、便掏出十塊錢做了定金、說明身價銀三百塊、進門的日子交付、阿妹的心裏很有些不願、只爲大先生面黃肌瘦、背上高高的隆起、模樣兒很不漂亮、因此不願意嫁他、王氏道、咦、甚麼嫁不嫁、用着花花轎兒迎娶的、才是嫁、得了人家錢財的、不是嫁、是賣身、阿三道、奶奶別提我的話頭、話倘沒有說完咧、我當下向阿妹苦勸了一番、才有些回心轉意、後來阿妹不到張公館裏去做工、回到自己家裏、也曾和大先生見面過多次、王氏急問道、可有甚麼花頭沒有、阿三笑道、奶奶放心、阿妹是黃花閨女、又不曾接受大先生的身價銀、怎肯幹這勾當、（未完）